

叅定朱子語類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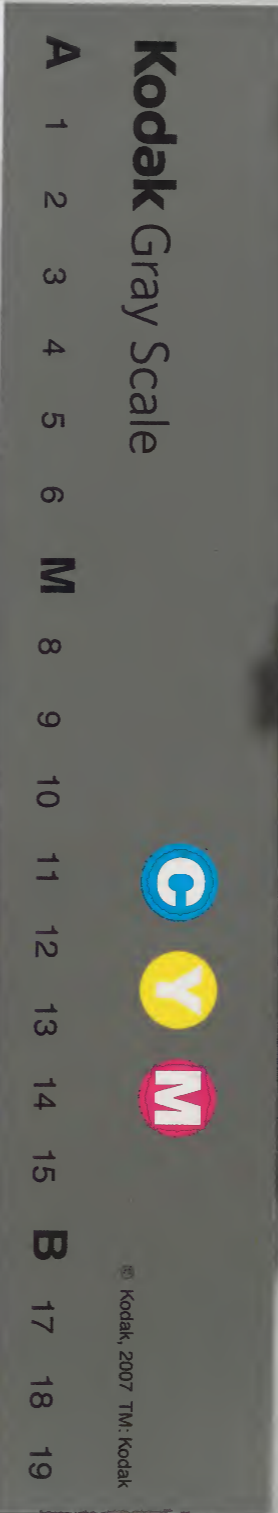
二下



九	四	〇	九	漢
二	〇	二	九	書
〇	二	一	九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元	九	漢
八	四	書
函	〇	
二	〇	
七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9
冊數	20 (10 ¹¹)
函號	298 253



以約章一則

淺草文庫

凡事要約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字只是凡事
收斂若吝嗇又當放開這要人自稱量如老子
之學全是約極其弊必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
以利天下然清虛寡慾又是他好處文景治漢
曹參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
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終是
少失熙豐不如此便多事

公冶長篇

卷二 經說

卷二 論語上

四六

朱子語類 卷二 子使漆雕開仕章 六則

漆雕開已見得這道理如此，但信未及，所謂信者，譬如五穀可以飽人，皆知之，須曾喫得飽，方是信得及。今學者尚未曾見得，却信箇甚麼？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知得，自保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

問明道言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謂之大意？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爲足，規模大則工夫猝難

了。所以自謂未能信。信是於這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慮，他看得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然，却不是高尚，自看得沒緊要，他見得道理大了。

漆雕開只是踐履未純熟，他見得箇規模大，不入小窠，坐曾指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說時都恁地脫洒，只不曾做甚工夫，想當時聖人亦須有言語敲點他，只是論語載不全，曾點漆雕開不曾見他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

被他違見這道理。然就二人之中。開却是要做工夫。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見處。未能信便是下工夫處。

女與回也孰愈章 一則

子貢德行在冉閔之下。聖人却以之比較顏子。蓋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子貢雖所行未實。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子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

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

吾未見剛者章 一則

拖泥帶水底便是慾。壁立千仞底便是剛。人才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

夫子之文章章 二則

性與天道。孔子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這才是言性與天道。

問性與天道便在文章裏文章處卽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著知子貢當初未知至此方始得聞耳

子路有聞章 一則

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後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著工夫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五則

問孔文子之謚曰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爲謚

如十事皆善只舉一善可以包之如九事不善只有一善亦可以一善爲謚無一善而後名之

曰幽厲

因論孔文子曰聖人寬腸大肚所以責人也寬經天緯地曰文經是直緯是橫理會得天下事橫者直者各當其處有條理分曉便是經天緯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便是經天緯地之文

孔文子敏而好學與顏子之好學如何曰文子與

顏子所以不同者。自是顏子所好之學不同。不
干以能問於不能事。使文子以能問於不能。亦
只是文子之學。

令尹子文章三則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只是一節可取。仁却是全
體。所以不許。曰。恁地說不得。如三仁亦只是就
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
全體。觀鳳一羽。知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
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見得他透徹。若二子

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其裏
可知矣。

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只就事上說。若比于伯夷之
忠。清是就心上說。論心時。比于伯夷已是仁人。
便無讓國諫紂之事。亦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
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當時只據此兩件事。是
清與忠。

三仕三已。舊政告新令尹。只緣他大段既不是了。
小節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玷。聖人却與其

仁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

季文子三思章 一則

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到得私意起。又如魯鈍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多思大率流入私意者多。雖此是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聖人之言自占得地位濶再斯可矣。常法大槩當如此。

甯武子章 二則

甯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煞曾經營著力來。愚只是沈晦不認爲已功。

當衛之無道。武子周旋其間。不避艱險。因武子是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與羈旅之臣不同。卽羈旅之臣亦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

子在陳章 二則

斐然成章。是自成一家人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如狂簡真箇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半落。雖與中道不同。然畢竟做得一項事完全。不似今學。

者有頭無尾無下手脚裁節處

成章是做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狂也成箇狂不

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猶也成箇猶不是今日

猶明日又不猶也如孝真箇做得孝成忠真箇

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做成了

伯夷叔齊章一則

不念舊惡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

我不是惡其人但惡其惡耳既改便無可惡者

若又從而追惡之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

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

顏淵季路侍章七則

子路顏淵孔子言志須要知他未言時如何讀書

須迎前看不得隨後看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

言以求其心程先生言不私已而與物共是三

段骨體

子路與顏淵固均於無我然子路做底都向外不

知就身已上自有這工夫

子路所言只為對著一箇不與朋友共蔽之而有

朱子語類 卷二
憾在顏子所言只爲對著一箇伐善施勞在孔子之言則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
當時因子路偶然說出那一段故顏子就子路所說上說去孔子又就顏子所說上說去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其意思自各不同今若守定他這說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使子路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件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

聖人如何得恁地大人都不見道理被形骸所隔物我判爲二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開展學者且須是強恕始得如今人有些小物事有箇好惡自定去把了好底却把不好底與人這般意思如何得開闊學者正宜用工克去便是求仁工夫
人不見此理如貓兒狗子飢便待物事喫困便睡到富貴便極聲色之奉一貧賤便憂愁無聊聖人則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團天理左來右去

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如何不快活。向時朋友只管愛說曾點漆雕開優劣亦何必如此。但當思量我何緣得到漆雕開田地。何緣得到曾點田地。若不去學他做。只管較他優劣。便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

吾未見能見其過章 一則

問程子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畱在心。曾為悔。若何而能不畱耶。曰。改了便無悔。按可改之過改則悔亡。然過自有不可改者。如居官行師。偶誤殺人或雖非我殺之。而處置失宜。致令自

死一死不可復。何從改乎。雖欲不可得也。民惺似亦無益。然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推類引伸。終身不復犯。雖於此一事無救。而內自訟之力矣。處過者不可不知此義。

雍也篇

雍也可使南面章 三則

居敬而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言居敬了。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推去是如此。然只說得一邊。若只如此說。則子桑伯子是簡。居敬之人矣。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極至誠。

只是煩擾。便請客。亦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者。每事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治齊。專尚清靜。及爲相。每日酣飲。不事事。何有於居敬耶。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其末。爲學皆如此。所行處煩碎。則在下者如何奉承得。故曰臨下以簡。

簡是只揀緊要處來行

哀公問弟子章 十一則

不遷不貳。非言用功處。顏子到此地位耳。學顏子當自四勿起。

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

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曰。此爲理未甚明者言。謂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

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如此說只理明自不遷不貳矣。

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不好事蓋是惡氣感之某尋常怒多如性寬怒少者亦是資質好處不遷怒是不爲血氣所動如公廳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只是心平。

問顏子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是無怒了曰那裏有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著不遷字不

得顏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如曰不改其樂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卦所言自好未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純處便是顏子之過。

顏子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覺得這一件過其餘須一齊打併掃斷了。

問不遷怒不貳過顏子多是靜處做工夫曰不然顏子只是看得道理分明如當怒而怒到不當

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又問顏子不遷不貳。特其應事之陳迹。曰。若此說。當這時節。此心須別有一處安頓。看公意。只是不應事接物。方存得此心。不知聖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克已復禮爲仁。正於視聽言動。理會公意思。只是要靜。將心頓於黑宰宰地。說道只於此處做工夫。此却是佛家低下者之說。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亦只可略如此。

顏子只得孔子說克已復禮。終身受用。不違仁也。只是這箇。不遷怒不貳過。也只是這箇。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問曾子爲學工夫。比之顏子如何。曰。曾子只是箇守。大抵人若能守得定。不令乖作。必須透徹。時舉云。看來曾子所守至約。只如守一孝字。便後來無往而不通。所謂推而放諸四海而準。與夫居敬戰陣。無不見得這道理。曰。孝者百行之源。只是他包得闊故也。

子華使於齊章 一則

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

回也。其心章 十則

仁與心本一。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心猶鏡。仁猶鏡之明。

三月不違仁。三月後畢竟也有間斷。這間斷亦甚微。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炤管不到。便是過。

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

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的。三月後便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于內。

外子經說 卷二 三十一
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爲。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

那客亦是主人。只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在屋中。住得。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所謂善者。卽是收拾此心之理。三月不違仁。豈只虛空。

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無一毫私欲耳。

問今之學者。一日幾徧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疎略。恐仁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處。今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界。曰。今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接物。都不差。又不知至時久近。何如日至者。却至。

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按仁至頻數者終由功密至稀者終由功疎今疑至稀者雷之候長至頻者雷之候短恐不然

問思量事不到不好却只是閑事如何曰視便要思明聽便要思聰纔思量便要正理上如何可及閑事

今舉世日夜營營於外只是無人守得這心若能收這心常在這裏便與一世都背馳了

季康子問仲由章 一則

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有才而不善用也

賈哉回也章 九則

程子謂為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按身物一例克已也天地間無礙知至也克已者無所累而樂也知至者有所自得而樂也人固有曠然無累而未必深造自得者彼亦云樂然非此樂

萬事萬物皆此理但安頓不能得恰好顏子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

樂不是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

私欲未去求得其欲反爲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浩然之氣也是此意但說得較籠。

須求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在視聽言動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

叔器說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要。

且看他只是博文約禮後見得天理分明不被

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今只去用功便自見却去何處思量。

不改是方能免得改未如聖人從來安然譬之病人方得無病未比從來安樂者如此看其深淺乃好。

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點之樂易見顏子之樂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

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
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顛蹶

問伊川謂使顏子而樂道不足為顏子如何曰樂
道之言不失只是說得不親切今便以為無道
可樂走住了伊尹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為
淺也直謂顏子為樂道有何不可因舉張氏
問子在川上曰便是無窮伊川曰如何一箇無
窮便了得他曰無窮之言固是但為渠道出不
親切故以為不可

子謂子夏章 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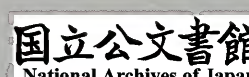
不須說子夏是大儒小儒且要求箇自家使處聖
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

孟之反不伐章 一則

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
說只要人去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
一事便可為法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 一則

何莫由斯道也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人之生也直章 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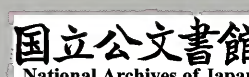
生理本直如水有源便流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可羞惡事便有羞惡之心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遏不住。生理本直如耳聽目視口言心思自然如此若論不直其麓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寔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

中人以上章 一則

問中人以下使之下學未可語以上達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為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待他自達只是說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皆因其所及而語之。

樊遲問知章 二則

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却計其效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私心便不是仁。



朱子經說 卷二 三
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卜筮。亦不能遠鬼神也。

知者樂水章 二則

知者樂水。須要子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峻處如何。淺處如何。曲折處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仁者靜。非寂然不動也。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

動也。仁者豈無是數者哉。靜謂無人慾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

齊一變章 二則

齊生得威公管仲出來。要伯諸侯。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只是與其滯。補其弊而已。如唐租庸調變爲兩稅。府兵變爲彍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

問伊川謂魯猶存周公之法制。看魯自威公以來，
閨門無度。三君見弑。三家分裂公室。昭公客死，
以至不視朔。不朝聘。與夫稅畝丘甲。用田賦。變
亂如此。周公法制何存乎。曰。齊一向盡在功利。
上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
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爲
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是。所以來問。若桓
公管仲。却無此意。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
顧。

君子博學於文章

七則

詩書六藝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
爲所行。審別是否。皆是。

博文是多聞多見多讀。及收拾將來。全無一事。和
敬字也沒安頓處。

博與約。初學且只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一面持
敬守約。兩下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靠。將
來便自有會通處。

博文上欠工夫。只管去約禮上求。易得生煩。

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辨，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有所歸宿爾。

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此斧斤規矩。及至削鑿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

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

見這說好，那說又好，此說有礙，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

子見南子章 二則

問：子見南子曰：此是聖人出格事。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

行所以子路疑之。孟子說仲尼不為己甚。此等處便見。

如有博施章 五則

博施濟眾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仁本切已事。大小都用得。似此看仁字如何。下得工夫。

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亦有做不得處。

先生問試說子貢何故揀這箇來問。或云子貢見

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人是仁。故揀箇大底來說。曰然。然夫子答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答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為仁。試說這兩般是如。何。或曰。恐克己復禮占得地位廣。曰。固是包得。盡須知與那箇分別。或曰。一為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是總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一箇物事。如己欲立而立人。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包那己欲立而立人。只要人自分別。

說知痛癢能知覺為仁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
 得用須看如何識痛癢血脉從何而出知覺從
 何而至若不究見原本却是不見理只說得氣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
 之可見曰不須問初生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
 用從初說起煞費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
 溝渠皆是此水如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教去
 尋討這一椀是那裏酌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
 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所從來

述而篇

德之不修章 一則

修德是本為要修德故去講學徙義改過即修德
 之目也須先理會孝弟忠信等事有箇地位然
 後就這裏講學徙義者此事已是好事但做得
 不合義聞人說如此方是義便移此以從彼不
 善則已是私意了

甚矣吾衰章 四則

孔子夢周公須看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

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

問夢周公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

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入驗。

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

志於道章 六則

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

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謂志於此也。

於學是就要做工夫。說志於仁是就要切己操存。說志於道是就要窮理盡性。說窮理盡性只在五倫。若今人講志道。便只說是志在無聲無臭。無思無為。上茫茫一生到底成箇無下梢。

據德是因事發見。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如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有可據底地位了。然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到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先要就志於道上理會。這是箇生死路頭。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已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這處見得定，後去節節有下工夫處。

據於德，須真有是德，方可據守。依仁只是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也。周禮先說知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卹，此是教萬民底事。又說教國子以三德。曰：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至德謂德之全體。天下道理皆由此出。如所謂存心養性之事是也。故以此教上等。人若次等人，則教以敏德爲行本。敏是強敏之謂。以敏德教之，使人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爲學則強力任事，則果決。亦是一等特立獨行之人。

若又次一等則教以孝德以知逆惡使他就孝
上做將去。孰於孝則知逆惡之不可爲。夫是三
者必相兼。若能至德則自兼那兩事。若自下做
去亦可以到至德處。若理會箇至德而無下二
者則空踈去。
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藝爲先。若說本末。藝是
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
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
游也。

子於是日哭章一則

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哭之日自是不
能遽忘。終不成哭了。便能驟歌。如四時須漸漸
過去。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
漸漸變輕。不似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便著
華采衣服。

用之則行章四則

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
看義理如何。都不問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

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方休。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如顏子安於陋巷。那曾計較命如何。陶淵明說不要富貴。其實大不能忘。只是硬抵拒去。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

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得做便做。不得便休。他人未用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或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好。物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不得。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字。雖用舍行藏地位遠了。但這裏面道理也是完具。聖人之言如荷葉上水珠顆顆圓。這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若有所恐懼心驚膽畏便不得了。聖人處大事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所謂作舍道旁者也。臨事而懼。是閑時已自思量都曉得了。到臨事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后能慮。底慮字相似。

子在齊聞韶章 二則

問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然夫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飲食不足以奪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嘗讀他傳云。孔子居齊。聞韶音。見齊國之人亦皆視端而形聳。蓋正音所感如此。按此上儘有義人宜皆悅樂舒暢。今乃舉國端聳可知。舜德之隆。凡人心肅而後能離也。夫子為衛君章 四則

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不恰好處。尚
未知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不必遜。則終未免
有怨悔。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說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便是要讓方合道理。既以讓為合理。始知
夫子不為輒。
求仁而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
不讓。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傷著本心。則便
是不仁矣。

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

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
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陞杭之慮。這
便是得仁。

或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成。委先
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看來二子立都
不安。但以正理論。伯夷分數稍優。胡文定春秋
解。這一段也好說。吳季札讓國事。聖人不取之。
子以四教章一則。

文行忠信。如說事親如此。事兄如此。雖是行之事。

也只是說話在。須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文。若行忠信。乃在人自用力。然若不理會得這道理。不知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所以文爲先。

仁遠乎哉章 二則

凡人讀書須把自身來體取。做得去。方是無疑。若做不去。須要講論。且如欲仁斯仁至。如何恁地易。至於顏子三月不違仁。又其餘更不及此。又恁地難。論語以此有三四處。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一日用力於仁以證之。且引先生注云。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

子與人歌章 一則

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不盡其意也。今人與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

子路請禱章 一則

問子路請禱章曰聖人便是子細若他人便直截截了聖人却待他更說然後從容答他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却不是心裏要子細聖人自是恁地不失枝落葉大步跳過去說

子温而厲章 一則

子温而厲雖是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然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三則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為至德謂武為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
問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自不容已曰怕泰伯不肯問文王如何曰文王做也須詳緩武王

較麓暴。按伊川先生有言立文王則道被天下。其說曰泰伯之去當時亦知其讓但謂讓以體父志讓以成弟業是猶以文王為一家公共之文王也泰伯以天下而讓直以文王為天下公共之文王孰知之而孰稱之此說深合至德本意。

曾子有疾謂門弟子章 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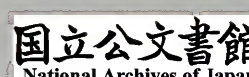
問曾子戰兢曰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世間多少物事至危者無如人心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剎眼中便走了。

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癢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五則

暴是麓厲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

問動正出不是做工夫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



朱子經說 卷二十一 七
可以爲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如著衣喫飯。其著其喫。雖不是工夫。此意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之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乎。

徐仲車從胡安定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小南和尚偶靠椅而坐。其師見之。厲聲叱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聳然。自此終

身不靠椅坐。這都是資質美。一撥便轉。終身不爲。

邊豆之事。亦莫非道之所在。然須先擇切已者爲之。如有關雉麟趾之意。便可行周官法度。又如盡得皇極之五事。便有庶徵之應。

古人克勤小物。不是一切不管。只是人於身已上事。都不照管。却只去理會那邊豆小事。便不得。但責之有司。便是。若全不理會。將見以邊爲豆。以豆爲邊。都無理會了。田子方謂魏文侯曰：君

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樂音亦須略略。理會。若不能明音。又安能明官也。須曉得。方不被他謾。

以能問於不能章 三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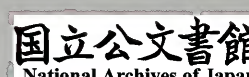
犯而不較。不是著意容他。亦不是因犯而自反。蓋所存者廣大。小小觸犯。自不覺得。

顏子犯而不較。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著力處。學者且理會。自反。見得自己長短。若遽學不較。却恐儻侗都無是非。於自己無益。

問黃叔度是何人。曰。看來也只是渾厚深遠底人。若有所見。亦須發明出來。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及就文粹上看。其文章。乃是說佛。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三則

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總是自家不了事。徒能臨



大節而不可奪雖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

今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大義根於其心生死不變其節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爲所害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

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游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霍光有猷有爲然毒許后事便是無守燕慕容恪輔幼主亦好然知慕容評當去而不去之遂以亂國亦未是惟孔明能之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四則

弘字只將隘字看便見。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

弘是寬容之義。但不是寬容人。乃寬容得義理耳。管子以任重言之。人之狹隘者。只守得一義一理。便自足。既滯一隅。却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納吞受得衆理。方是弘也。

執德不弘。須是自家要弘。若容民蓄衆亦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說弘字。多做容字說了。則這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

不毅處病痛更多。知理所當爲而不爲。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去。便是不毅。

興於詩章 五則

詩禮樂。聖人做出這物事來。使學者情願上這條路去。四面八方攬掇他去。這路上行。成於樂。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

教人之本末都在此。

今既無此家具，只有理義在，只得就理義上解究。如分別是非到感慨處，有以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也。涵養和順，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之功也。如禮，今亦無只是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古人此身終日都在禮之中，不由自家。古人興於詩，猶有言語以諷誦禮，全無說話。只是恁地做去，樂更無說話。只是聲音節奏，使人聞之自然和平。故荀子曰：

禮樂法而不說。

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與此處不同。如何？曰：此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皆學一番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二十始學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太時方去學。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要他恁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末猶揖遜周旋不可謂禮之末若不揖遜周旋又如何見得禮在何處

子罕篇

子罕言利章 三則

罕言利者凡事只循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所以罕言者

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終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切已做工夫孔子於易說利者義之和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任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了孟子只說仁義早是掉了利字不說問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

去利物不言自利。

子絕四章一則

意必固我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事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過則有固滯之患。只是成就一箇我耳。

吾有知乎哉章一則

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凡人無

故說謙話。便是要人知模樣。

子見齊衰章一則

須看這敬心所從發處。如見齊衰。是敬心生於哀。見瞽者。是敬心生於閔。

顏淵喟然嘆章六則

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

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亦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為。這

都是文那行處方是約禮

按禮原在六藝內橫渠就文中提出此一

先事為

顏子仰鑽瞻忽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

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放慢又

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顏子仰鑽瞻忽初是捉摸不著然夫子不就此啓

發之只博以文約以禮今有用功處顏子做這

工夫精專漸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

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箇

生熟了

顏子較聖人只有些子不自在聖人便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段著力得才著力又成

思勉去也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

裏明道謂賢母謂我不用力我更著力人見明

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著力處但細膩了人

見不得

問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曰博然後崇卑然

後約物理窮盡卓然於事物之表眼前都攔自

家不在如此則所謂崇戒謹恐懼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著力如此則是卑按知崇禮卑與博約原不甚配答以博然後崇是矣卑然後約卑是地位約是功夫如何卑反在先下文說戒謹恐懼是卑又難強配故也

子在川上章 四則

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是一聖人只發明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物無障蔽無遮碍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流便見此理虛空

中都是此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是說出那道之親切骨子恐人說物是物道是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許多物事湊合來都是道之體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却會似川流底意人多於獨處間斷



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看來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祖道曰：只為佛老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是，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曰是。

衣敝緼袍章 二則

終身誦之亦不是矜伐。只是認定這箇做好事。終身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耳。

好處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是自畫。大凡十分好事，纔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

知者不惑章 一則

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理應他。所以不憂。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一時處未得，不免煩惱。

可與其學章 六則

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是統體，貫乎經與權。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

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問權與義相似否曰義可以總括經權不可將來對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

經是常行道理權是常理行不得處有所通變權得其中固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豈可常行乎且如朝廷之上君子則進小人則去便是常理今却說小人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自古固有以此而濟

事者恐終非常行之理若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

尚權字亦有兩樣伊川以權只是經蓋每日事事物物上稱量輕重處置此權之不離乎經者也若堯舜禪遜湯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權所謂反經合道者也曰只一般堯舜之禪遜是遜遜一盆水亦是遜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彈丸亦是爭康節詩唐虞玉帛煙光紫湯武干戈草色凄大小不同而已矣

周公誅管蔡。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管蔡謀危王室。得罪於天下。不得不誅。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

鄉黨篇

總論二則

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天天。是以無事時觀聖人。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

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

孔子於鄉黨章

二則

鄉黨或有大是非利害。豈可不說。所以說似不言。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不敢多說耳。在宗廟每事問。疑是孔子初仕時。若初來問一番了。後來番番問。恐不然。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呼曰鄆人之子。是與孔子父相識者。故有此語。多應是孔子初年。

鄉人讎章

一則

問鄉人籩朝服而立於阼階注云庶其依已而安蓋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少大如何可有些子差忒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

便與天地相配是甚細事

朱子經說卷三

經說

論語上

七

